

杭縣志稿

第十八册

市仲遜題



杭縣志稿卷二十三

雜記

周必大吳郡諸山錄佛日淨慧禪院

周必大

字子充廬陵人紹興進士后拜右丞相有平園集二百卷

乾隆壬辰二月戊午早冒雨行十里餘至桐扣行四里許至佛日山淨慧禪院晉臨平岸崩得石鼓張華以蜀中桐材刻作魚形扣之響聞數里即此地近世訛為桐口寺石經兵火面對黃鶴峯有清冷一擊等軒庫堂後有池池中有渥洼泉出石罅中東坡嘗題五絕句所謂東麓雲根是也齋罷復

登舟晚宿臨平

葉紹翁四朝聞見錄

葉紹翁

字嗣宗號靖逸
宋處州龍泉人

紹興初高宗建行闕於鳳凰山山中林木蓊如鴉以千萬計朝則相呼而鼓翼以出啄粟於近郊諸倉昏則整陣而入噪鳴聒天高宗故在汴邸無山故未嘗聞此至則大駭命內臣張去為領修內司諸兒聚彈射而驅之臨平赤岸間未幾鴉復如初彈者計窮宮中亦習以為常

陸游入蜀記（宋）

乾道五年六月二日。過赤岸。班荆館小休亭。班荆者。北使宿頓及賜燕之地。距臨安三十六里。晚急雨。頗涼。宿臨平。臨平者。太師蔡京葬其父準於此。以錢塘江為水。會稽山為案。山形似駱駝。葬於駝之耳。而築塔於駝之峯。蓋葬師云。駝負重。則行遠也。然東坡先生樂府固已云。誰知臨平山。塔亭之迎客。西來送客行。則臨平有塔亦久矣。當時蔡氏葬增築。或遷耳。京貴太子少保制云。託祝聖而飾臨平之山是也。夜半解舟。

陸放翁老學庵筆記

蔡太師京父準葬臨平山。山為駝形。術家謂駝負重則行。故作塔於駝峯。而其墓以錢塘為水。越之秦望山為案。可謂雄矣。然富貴既極。一旦喪敗。幾於覆族。至今不能振。俗師之不可信如此。案查初樓雜欽石公弼刻京疏云。臨平新塔乃京私域之高原。土木百出一境。騷然因降太子少保致仕。其制詞云。託聖壽以飾臨平之山。指其事也。據此則術家之說。京已身受其咎矣。

周草窗癸辛雜識

周草窗周密。宋濟常人。號草窗。又號蕭齋。著有草窗詞二卷。武林舊事。癸辛雜識。絕妙好詞等。

宣和中。蔡京葬其父於臨平。及京敗。或謂此山為駝。駝飲海勢。遂下本路。遣匠鑿破之。其地至今有

開鑿之迹

按臨平記謂洪武初山川之有王氣者信國公湯和咸破壞之臨平則鑿斷其

頸以此類駱駝形也等耳王村芮祭酒燁初任仁和云蓋未見周公謹書耳

尉長河堰有龍王廟每祭則有小蛇出或止香爐或飲於杯往來者謹事之堰歲數壞人以為龍所為芮疲於修築之役一日焚香設奠蛇果出爐上芮端笏數之曰有功於民者乃得祀龍廟食於此未嘗有功而歲數壞堰勞民之力為罪多矣無功有罪於國法當殺即舉笏擊之應手碎是夕宿於近地疾風甚雨大木盡拔土人大恐而芮處之自若後卒為名臣

周密南渡典儀

北使到闕先遣伴使賜御筵於赤岸之班荆館中使傳宣撫問賜龍茶一斤銀合三十兩次日至北郭稅亭茶酒上馬入餘杭至都亭驛

宋咸熙耐冷談十一則

僕家仁和之塘西里以地在下塘之西故東坡詩曰明朝歸路下塘西或謂是唐義士珏之所棲止當作唐棲此亦近於附會予曾有辨筆之惜陰日記中後閱各書西字有作鄴字者德清蔡崑腸口傳詩瞻彼鄴隅在蒼之陽蘇州宋德宜詩蒼雲之

東百餘里湖深魚肥號鄴水有作棠鄴者卓人月
贈程閣仙序曰庚午殘冬練江程閣仙過棠鄴云
云張潛夫澹臺集序棠鄴數尺之地有作武塘西
者上元蔡歷龍文詩貽經武塘西有作武唐者莆
田黃虞稷俞邨詩望裏汾亭是武唐有據漢書武
林山武林水所出竟稱武水者梁溪錢陸燦傳經
堂集序余以事至武水皆詞人好奇之過不如塘
西二字為古而確也其一

案談鑰嘉泰吳興志大善寺在德清縣南二十七
里唐樓邨為唐樓地名見於載籍之始不止宋釋

永頤雲泉詩稿載有塘棲寺也。若東坡詞之下塘西則所經為官塘河。非今之新開運河矣。

桐鄉王萊堂給諫未遇時。館吾里徐氏。歲暮歸家。遇風急。舟不能行。泊五杭村。入夜。聞哭聲達旦。問之一老嫗云。子因負祖。追比計嫁媳。以償成事。在今日。公念未修。尚不敷。回到館中。典質湊數。夫婦復完。其二

戊辰己巳間。予館勞生。經源味經齋。時年尚未冠。所謂詩文已能力。追先進。典型為人敦尚氣節。七友德清胡功載。生授經師也。功載沒。生存恤其家。并

葬之。及其祖父嚴修能遺書散失，生尋訪刊行。予寄懷詩有「冥感深黃壤，高情薄絳霄。蓋紀實也。」其詩如花為游子淚，月是美人心。文因違俗賤，樂以杜門多。波光濃似酒，雲氣白於綿。燈報年豐初，有市人探花信。慣離家，金環事憶羊叔子。銅柱勲推馬少游，俱極新警。其三。

國初時，王師定浙，署江山縣。方虎鄰投井死，出其尸如生。咸歎曰：骨冷泉香矣。建亭井上，名冷香。去予家數十武，有清流井，井上有亭。亭畔有寺，俱以清流名。相傳宋亡時，有兄弟二人，作詩自比夷齊，入

井死故有是稱予少時曾有句云清流亭畔第三家丁龍泓先生適過琢印寵予今井湮亭圯寺亦燬於火矣其四

周木匠吳淞江人傭於吾鄉時與諸詩人唱和著有木屑邊閒吟與友卜鄰云兩家茅屋臨流近一尺鱸魚上釣便冬日云竹榻生香新稻草布衣添暖舊棉花閒居云牆低喜借鄰家竹屋漏先防架上書先府君按即宋茗香先生嘗誦之其五

先府君晚年好佛不欲聞世事然遇聰明識道理者必以忠孝廉節事相勗且曰我輩學佛祇以年已

及衰於世無用欲以懺過去之愆寡眼前之過種
未來之根耳公等未到此境界不可學也其六

從弟殊勲號秋田少從予學詩筆妍秀為諸生後蹭
蹬名場喜彈琴精六書近且究心金石絹素吟事
稍疏矣弱冠時有過臨平欲訪友人不果云水接
塘西易往還茅齋在望失躋攀輕波柔艣臨平路
閒穀高亭一面山為先府君所賞弟曾有游仙詩
甚佳今不復記憶矣其七

吾鄉胡龍友辰瞻隱於市歌聲時出闌闈中與孫補
山相國善相國既貴未嘗一干之先府君之初入

都也。屬以書貽相國，拆牋並無尺牘，祇有二絕句。詩云：百緡新買臨平屋，祇與君家隔一滕。知爾定將鄉味憶，門前已熟水紅菱。兩逢儉歲窘吾鄉，人面都如菜葉黃。秋雨幸堪彌夏旱，西風吹送稻花香。年八十餘，老病無子，相國憐其貧，致書守土者，令周之。書至而君已死，因哭以詩。有貧當糧盡，還分鶴吟到秋深，竟化蟲之句，其八。

族曾祖受谷先生居里中之界河，中歲即棄諸生籍，與金芥老諸前輩詩酒往來，闢圃曰芍園，黃土為牆，環以梅竹，舍前有池，植荷數百本，今皆夷為平。

地矣。詩以誠齋放翁為宗。著有雲深草堂集。覓之
已不可得。僅餘殘紙數十縑。而又失其古體。可慨
也。其九

吾鄉產蜜橘。謝丹石鴛鴦湖權歌。所謂秋來蜜橘自
塘西也。皮粗而小。無核。底有深臍。名曰佛肚臍。今
此種已不可多得。通志載衢州黃香橘。引鄭元祐
送毛彥明歸三衢詩。橘熟黃香壓樹低。謂此即蜜
橘。豈吾鄉之橘。其種即自衢地來歟。吾浙到處有
橘。寧波有金豆橘。形似豆。味甘香。勝於大橘。台州
有薰橘。温州有乳橘。液多而味類乳。衢州又有獅

橘視他橘特大。居人以置酒甕中。名曰吉酒。蓋取
橘與吉同音也。仁和縣志。橘隨地皆有。惟塘西蜜
橘味尤甘。其十

同里朱緯堂表丈。機僕幼時與之同學。每偕夜讀。輒
至五更。有時不覺天明。至假山頭看日出。或飲於
賣漿者之家。後予得咯血疾。此事遂廢。丈亦以貧
故。遊幕四方矣。中年雙瞽。鬱鬱以卒。無子。同人醵
金葬之。猶憶其佳句。如停竿魚弄藻。迎客燕衝簾。
幽興詩先覺。澄懷秋不如。鴉歸黃葉路。漁唱夕陽
船。花落酒瓢多。鐘聲鳥不驚。俱為先府君所賞。其

徐士俊分類尺牘新語四則

徐士俊

明仁和人原名立翊字三有號野君工樂府與王闕馬鄭抗手有絡水綠等劇本行世

清初張元成廣平仁和皋亭鄉人西水徐野君婿著

有夙夜齋稿其答後人云僕十八九時先君隱居

皋亭之山鄉有所給薄田一區力耕可以得食茆

屋數椽牽蘿為門插槿為垣足以蔽風雨安寢息

門前榆柳十數株夏資其陰以避暑冬伐其枝以

為薪屋後竹數十竿春深雷動輒龍孫滿地取以

烹肉其甘如飴左有方池可五六畝蓄魚其中賓

至則釣以佐飲池上種橘三五枝四月花發香聞

幾里許。霜降後，朱實纍纍可愛。每株千百顆，取而藏之，以供歲時賓客之需有餘也。池外有大河，編竹圍之，可以藝菱。冬深則游魚歸息焉。集漁子網之，輒得數百尾。其大者皆數尺，種秫一二畝，自學為釀，頗能醉人。春初樹瓜瓠數種，雖不能早於市，然味實勝於市。每至放花成實之候，欣然有喜色。景物如此，意謂可長為田夫野老以沒世矣。不意數年來，水滂頻仍，耕而得餒，幸藉先人之遺，不至作淵明乞食。而比閭磬磬，慘不忍視，加以追呼之吏，凌厲鄉愚，不堪其苦。萑苻橫行，白晝略無所忌。

因始慨然興懷。禹稷薄彼巢由，不揣鄙陋，棄去田里，而忽忽十餘年來，隨波逐流，與時俯仰，坎坷拮据，依然故我，回首往日之樂，不惟不可復問，每一念及，累日不怡。足下既懷高蹈，便當超然遠引，永絕世念，無似不佞之鮮終也。其一

徐士俊野君有與汪澹漪書云：弟所刻內家吟，鴛鴦七十二咏，及西湖竹枝詞三種，皆小品風華，儘堪持贈。今紅葉詩又告竣矣。吾兄總持風雅，特奉數冊，以博解頤。至於拙著雁樓集，是弟一生心血，約費百金，總藉交游群力以成，而荷吾兄倡導之功。

木身 二 卷一 一 二 三
為不淺焉。查于周曰：野君著述最多，此外尚有梅花百咏、庚辰紀勝錄、三樣箋、續玉臺新咏、繁花錄、詩月令、紫珍集、武林詩乘、徐氏千古一家言等編，半未行世，與澹漪為三十年交，以此相託，乃稱知己。其二

徐野君謂柏舟為武林吳太 先生女，西水陳大生婦也。其兄文貫與余為筆硯交，年十九未婚而大生亡，歸陳守節五年而死。將死之際，出所著一卷，欲付梓，乃翁屬選于余，并為之序。其詩詞固佳，而尺牘尤雋，有才若此，竟作女修文、天耶、命耶。其三

張半絃名開先。即著棲里景物略者。其綠雪堂稿。今亦不傳。有與徐野君書曰。令先尊若赤先生。績學有年。久困場屋。年五十而歿。所存制舉義一卷。題曰。四十九年書。誌所感也。聞仁兄楚歸。此稿亦竟散失。可謂浩歎。弟子仲謀舍姪處。見所錄論表策數篇。列之西水人文。亦自生色。况風簷寸晷之精魂。猶在敝紙中。不獨作魯靈光。歸然觀耳。先子瓢中草。半是仁兄當日分題。知己夢魂。尚通梁月。惜尊公不喜作詩。至今遺缺畧之恨。其四

李日華紫桃軒雜綴

李日華

明嘉興人字君實號竹懶又號九疑萬曆進士官至太僕少卿

又號九疑

唐以前自杭至嘉皆懸流其南則水草沮洳以達於海故水則設閘以啟閉陸則設棧以通行古胥山碑謂石棧自錢塘北抵禦兒之胥口乃其證

韻語陽秋錢唐風物湖山之美自古詩人標榜為多如謝靈運云定山緬雲霧赤亭無淹薄鄭谷云潮來無別浦木落見他山張祜云青壁遠光陵鳥峻碧湖深影鑑人寒錢起云漁浦浪花搖素壁西陵樹色入秋窗之類皆錢唐城外江湖之景蓋行人於解鞍繫纜頃刻所見

唐王潛遷宋六陵故事 見唐樓志畧清何洪著

從塘樓談到唐王潛義士遷葬宋六陵的故事
陵為南宋高孝光寧理度六帝陵寢

杭縣塘樓鎮一名唐樓據傳經堂主人卓氏家乘
唐樓考以宋末義士唐王潛嘗流寓於此人義之
因名唐樓俞璈伯唐樓行諸序亦記其事且有句
曰余嘗覽宋室遺史至冬青花不可折霹靂一聲
天地裂之詞未嘗不唏噓流涕恨今世更無唐公
其人今何幸得誌其避難處耶吾聞嚴陵高蹈郡
以姓稱烏程兩酒懷耳竟以名縣况唐公大節炳

霄壤其不堪獨名一鎮乎。而何東甫唐樓志畧亦云。按吾友宋孝廉茗香塘西考。有塘西。唐栖棠鄰。唐西等名。孝廉其里人也。博雅好古。所引諸書。明晰詳贍。似可據依。然鄙意地以人重。仍作唐樓。蓋重義士之所棲止也。又其寓公志首列義士。并謂唐義士嘗隱居樓鎮永清寺側。又王同伯編唐樓志。以唐樓古義。故彙錄前人筆述。聚訟紛紜。莫衷一是。然鎮之名始著於南京。當時以鄰近京畿。故其地並多趙家遺跡。何氏所謂地以人重。已屬定論。據唐樓志略。義士隱居之永清寺側。今屬塘北。

舊名三分村。在鎮之西北。時代相越。遍野桑麻。遺址已渺不可尋。至永清寺。一名永清禪院。始建於宋紹興間。即今三分村廟祀陳禹兩神。故老相傳。蓋亦宋福王時死於國事者也。又據志乘。義士舊有祠在紅粉溝口。架屋為樓。後因市囂。移祀思古橋玄壇廟中。

義士之與唐樓。既如上述。茲將義士之略歷及遷葬宋六陵故事彙錄如后。

唐義士名珏。字玉潛。宋末會稽人。少孤。以明經教授鄉里子弟。而養其母。至元戊寅。浮圖總統楊連

真伽利宋攢宮金玉故為妖言惑主聽發掘之義士懷憤乃貸家具召里中少年收他骨易遺骸瘞蘭亭山後而樹冬青誌焉其人其事雜見宋遺民錄輟耕錄諸書又東園友聞亦有記唐義士事云宋太學生會稽唐珏字玉潛至元戊寅楊連真伽發趙皇族諸陵寢至斲殘支體攫珠襦玉匣焚其皆棄骨草野間唐聞之痛恨亟貸家具得白金百星許贖券行貸又得百星許乃具酒醪市羊豕飲里中少年唐具告以願收遺骸共瘞之眾歡諾一少年曰事露奈何唐曰余固籌之矣今四鄰多暴

骨取竄以易誰其知之。又劇文木為櫝，紉黃絹為囊，各具其表曰某陵某陵，分委而散遣之，絕地以藏。為文而告，詰旦事訖，復出百金酬之，戒勿洩。越七日，下令哀陵骨，雜置牛馬枯骸中，造塔錢塘。名塔曰鎮南。杭民悲不忍視，了不知陵骨之猶存也。後數年，始有人傳唐之高義，由是玉潛風雲震動。世傳唐義士所作冬青行云。

冬青花不可折，南風吹涼積香雪。遙遙翠蓋萬年枝，上有烏巢下龍穴。君不見犬之年，羊之月，霹靂一聲天地裂。

義士又有夢中詩四首云

珠亡忽震蛟龍睡，軒敵寧忘犬馬情。
親拾寒瓊出幽草，四山風雨鬼神驚。
一杯自築珠宮土，雙匣親

傳竺國經。只有東風知此意，年年杜宇泣冬青。
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寒起暮鴉。
水到蘭亭轉咽鳴，不知真帖落誰家。
珠鳧玉雁又塵埃，斑竹臨江首重回。
猶憶去年寒食祭，天家一騎捧香來。

據志乘，里人吳旭堂有嘅義士詩云：髡徒流毒遍
東南，草莽全忠事更難。掩骼功同扶社宗，潔身死
不慕元官。里名久倚先生重，神像新修丈室寬。莫

把冬青庭畔植。恐教觸眼動淒酸。逮清光緒五年
春。里人汪道生。夏同聲及義士喬孫孫思復諸先
輩。擇鎮南東小河畔。流水長者閣。杜隅放生池上。
立石柱。建屋三間。樓一間。中楹奉義士粟主。題曰
宋寓賢唐玉潛先生樓外署冬青義士祠之額。此
時并集資延師。設立冬青義塾。汪夏諸先輩又嘗
創呂祖壇。有傳守壇神即義士者。故鎮人士至今
有稱義士為唐玉祖師焉。冬青義塾旋即移至晚
步弄呂祖壇。易名毓川書塾。為當時著名之義學。
而義士祠亦移至馬鞍山將軍廟。復建亭曰仰止。

自杭塘汽車道通仰止亭。碍路被毀。義士粟主。今乃在海雲洞。乾天觀受供奉矣。

西溪梵隱志

西溪留下西南三里有高宗禁酒牌。即高宗入山村酒肆。喜其供奉精潔。御賜界牌以賜。曰。不為酒稅處是也。後為陶家廟。理宗時有陶處士隱此。水竹田桑。夫耕婦織。有粟里之風。皆山川幽寂之處也。

葉天寥記遊

葉天寥名紹袁。字仲韶。吳江人。明天啟乙丑進士。官至工部主事。明亡入山為僧。自號天寥。

道人此記作于明弘光元年乙酉即清順治三年也。所載多塘樓、皋亭、臨平間人事，故摘錄之。

甲行日注：乙酉九月初四日壬子，腫臃日出矣。方

鼓柝，又雨。過石門，頽牆廢墟，殘毀剝裂，野店無煙。

晨星數人，兵火後，光景真可太息。次塘西，又值虜

舟，幸疾雨飛注，虜遙不見，津梁疲矣。迷途生悵，昏

霧歸鴉，荻花無語。又如楚道漏天，淋漓不止。正傍

徨間，有漾水庵，屹然水湄，繫纜而登。主僧嗣明留

宿水閣中，綠萍覆池，衰柳依依隄上，籠烟曳雨，滿

目淒涼。初五日癸丑大雨，早至一華庵，超寮開

門揖入，聞修采園橘供茶，橘色正青，甘香獨異，錢

唐公使者自香積兜夜歸云虜聞江東兵至日夕
巡譙警堞斷橋秋色半在羌笳胡柝中未可問西
子湖也 初八日丙辰陰兒輩同曇元津治平訪
東山之勝得華桐塢安廬將移笈就之 十二日

庚申晴暖午後遷安廬自劉家橋上岸兒輩學行
脚僧自擔榔栗余與曇津先行可二三里至華桐
塢鑿山為趾三面皆峯箬籬菁徑高下委折主僧
云此雲棲惠文師所創安廬勝李長蘅書也屋西
嚮供佛北嚮為香積南嚮聽竹軒二間居焉修篁
千竿錯以松檜楓梓諸木夾蔭四圍碧岫如蛾眉

臨鏡浮出黛痕半抹。在千重綠步幃間。黃花四五
枝。婀娜依人。佛前供香圓一盆。屋後流泉淙淙。如
美人銀甲挑箏絃。柔緩中作鬢采響。劈竹為箴。繇
山坳屈曲引下。滴之池盞。夜來天高月迴。空山無
聲。摩挲樹影下。如洞天非人世矣。十四日壬戌。
晴日色射松竹間。如流黃碎錦。金剪刀裁出。兒輩
興會所寄。登崇巔。眺錢江。逾嶺至半山。訪神女廟。
神女倪氏。處子也。宋高宗初。兀朮追至臨安。女避
亂出奔。旋死。埋半山下。即托夢諸將帥。必速決戰。
我以陰兵助汝。諸將異之。遂戰。果以神助獲勝。共

為立祠。至今廟貌不毀。然香火冷落甚矣。余謂正當葺其土木。冀明鑒於神焉可也。十七日乙未。

往新庵樓舍俱宏敞。庭中老梅古木錯立。上即陸

中丞杰墓。松可百尺。直上無斜曲之枝。唐伏虎禪

師塔也。初欲奪塔為穴。及開視。即時衆虎鳴山。故

懼不敢動。止於左右分窠焉。中為宋真歇了塔院。

中一溜水。石架如蟲食樹葉。作鳥篆蝌籀狀。相傳

石蟹所齧痕也。蟹不知何往矣。西南柳翠墓。石碑

書孌娜柳居士塔。宋人題也。夜夢亡儻。寤後枕端

為溼。明月映櫺。如白日耳。十一月初一日。己酉。

晴冷始冰。月明庵僧慧持邀齋。侗偕赴之。伊蒲之
供最為精美。庭中孤桐峻聳。黃花晚茂。小樓向南
挹日。坡公詩。林深窗綠矣。殿後。即月明杲墓。碑文
不載。柳翠事齊諧。固無足徵。豈墓亦附會歟。碑曰。
杲與了俱蜀人。同為舟霞淳法嗣。而五燈不列杲。

十三日。晴暖。與侗偕。經訪宏濟。數椽矮屋。窗几
明潔。黃菊猶依依在庭。宏濟即遣侗偕往拾松球
煮茗。不知誰為主客。又至烟石居。李長蘅寫經處。
僧介眉疏樸。有巖壑致。山漸高。石巉巖峭立。遠望
諸山環峙。黛屏可數。宏濟贈椽條杖。送至陸墓別。

十四日壬戌晴太平寺前酒家金奉川敬宇兄弟造謁送橘栗諸品為余棄家行遯幕重重也市井中有好禮如此可謂窮途之嘉遇矣 十六日甲子晴冷張慶常來方弱冠亦僧服自楚中歸云長江千里蒼茫無廬舍焚燹之慘不忍舉目 三十日晴冷金奉川送生魚五尾亦放之池共十五魚矣兩君意甚隆天涯旅况何以為瓊玖之報抵暮德謙與蒼頭至家鄉虜盜交訐人無生意途中胡虜絡繹舟楫難前嗣後信音終付滇雲隴月矣故德謙南返塗次許村偶值一南潯船即為吾輩

定之。而拉其篤師亦同入山。蓋德謙逐客意已甚久也。余自至安廬。兩兒病皆幾死。又死一僮。無多囊橐。盡耗醫藥間。倏忽此行。又無半錢粒米寄至。毋論久留取主人厭。實亦不能枵腹存也。次日即為整裝計矣。十二月初一日。己卯晴暖。往別顯寧具公。余初至皋亭。具公入吳。洎歸。余以晦跡在此。恐叢林傳說易廣。故未修造謁。今將行矣。一辭別可也。師和悅傾挹。元箸超然。巒嶂莊嚴。足稱勝境。華桐去有數里。買一小棹。杭之舟人姜八老。年五十餘矣。善談史籍事。又云。當以心之公私論戰。

之勝負。此語竟照破馬士英諸姦臣心術。可謂大奇兒輩。往一華庵謝別。夜金奉川為祖道之餞。

初二日庚辰晴。暖午後大風雨。侵晨金奉川以夜

度餘品具饗。趙寰率其徒雲白。定林持米二斗。食

物數種。早來送行。

聞修久遠出

又慧持朗演。含章宏濟

至。俱送至陸墓前別。超宏二公更送至金嘉堰。雲

白附舟。經崇德。船在許村。經欲過壩堰上。又覓一

楫渡去。皆全家兄弟經營之故。奉川亦同行。又肩

挑纍食往焉。方發棹。出半山橋上。即神女廟也。天

大晦。石尤陡作。至桐扣五雲橋。見陳起巖於道上。

問子夏安在云已北返三日矣。桐扣即晉時石鼓。張茂先以蜀桐刻魚扣之者也。過臨平。零雨濛飛。寒

峰霧隱。過虜運柴。舟人不解事。近之。我舟遂為所奪。非真虜也。即羅木營兵耳。放肆無忌。幸奉川開說之。行李悉拋擲東岸。與兒輩扳沙而去。至邨舍。購一小舫。載裝。身復渡西岸。塘上步行。同行雲白。奉川也。雨稍止。行十里。已暗。抵吉祥寺。舟即在寺門後河耳。買寺僧酒。澆寒。夜宿寺中。初三日。辛巳。陰冷。有雪。別寺僧奉川早發行三十里。至章埠堰。雲白登岸。夜至斜橋鎮。

葉廷瑄浦西寓舍雜詠

葉廷瑄

清吳縣人諸生有吹網錄鷗波餘話同人詩畧等

真讀書人賊亦欽。纖塵不使絳帷侵。黃中知避康
成里。漢季儒風又見今。註云。仁和勞季言家塘。栖
累代富藏書。季言尤以博洽名。賊酋至其門。戒其
徒。謂此讀書人家。毋驚之。入室取架上卷帙觀之。
曰。聞此家多藏秘籍。何此皆非善本。殆移匿他處
邪。徘徊良久。不動一物而去。賊亦知書異哉。季言
人素篤實。貽札自述。當非虛語。

計發魚計軒詩話

聞湘人南仲居歲舍為冢宰某公諸孫天姿超絕
讀書過終身不忘世變後家苦貧乏幾無以自存
嘗詭他姓偕其配自鬻于塘棲大姓所著有碎金
集寒玉居集潘太守尚仁刻於淮陰詩特悽豔動
人

錢曾讀書敏求記

金石錄吾友馮研祥有不全宋槧本刻一圖記曰

金石錄十卷人家長箋短札帖屋書頭每用之亦

藝林中一美談也

按杭群詩輯馮文昌字研祥嘉興諸生有吳越野民集注云研

祥為司成開之子以次子襲仲贊我樓里沈氏遂徙家依之又江藩金石錄研祥收藏甚富得右軍

快雪時晴真跡因築快雪堂於杭之孤山自嘉禾
移居武林遂為杭人云云豈由棲里復徙居杭城耶
葉昌熾藏書記事詩

聽鼓秋風卧白門，舊游無復海王邨。同時一个君

先弱，珍重錢唐宋板孫。注云咸豐庚申英人焚淀

園京師戒嚴持朱提一笏至廠肆即可載書兼兩

仁和朱修伯先生得之最多長子澂字子清次子

潛字子安先後以道員需次江甯子清亦好聚書

家藏既富又裒益之精本充物著結一廬書目庚

寅子清歿遺書八十櫃盡歸張幼樵副憲幼公朱

氏婿也孫鎔循貳尹名鳳鈞與子清同鄉藏單行本

魏志撫州本公羊皆世間絕無之本簿之學一時無比人呼宋板孫云又此稟付雕銓伯尚在故有珍重之句今亦捐館矣

高鵬年湖墅小志

湖孺雜記言湖墅有三勝地西溪之梅花可名香雪河渚之蘆花可名秋雪皋亭之桃花可名絳雪按此則湖墅所名者廣不僅從三關為限耳余少年酷喜探幽每值春秋佳日必約伴買舟而往見皋亭之桃夾岸盛開望之若紅霞一片令人心醉目迷蘆花則潔白如棉一經風捲則河渚西岸恍

枕有無數白頭翁。個個搖頭而立。真異致也。若西溪梅花。似乎有名無實。種者寥寥矣。其殆今日情況之不同乎。

張大昌臨平記補遺三則

曲園先生曰。余四歲。即從德清遷臨平鎮。臨平屬仁和。東西不過三里。南北不過二里。然其名則古矣。舊有沈東江先生臨平記四卷。不分門類。惟依時代編纂。潘夏珠先生有臨平續記之作。書佚已久。名僅見於杭州府藝文志。迨道光中。康蓮伯子蘭兩君續修之。則做州縣志書體。蒐輯甚富。時先

兄壬甫館鄭夢白中丞家。鄭多藏書，先兄每助之采輯焉。亂後東江舊志尚有流傳之本，康氏之書不可見矣。兩君數十年心血付之雲煙，殊可惜也。其一明正統六年海寧蘇平與許溪凌孟通與弟蘇正、蘇直、子約、莊姪淵同游鼎湖，作遊鼎湖賦序云：許溪凌君孟通伯仲，與余友善，游心古道，予固不敢以今之人目之。期余兄弟鼎湖之游者，再歲書凡五六往返，以人事而不果。今秋甲寅復致書來約，予謂故人厚意，良不可拒，吾之與遊尤不可過。丁巳與弟秉貞、秉中二兒約莊姪淵泛舟，乘月

而往。是日衆賓咸集。次日宴醉雪堂。明日宴樂畊所。又明日將宴松泉子。適值連雨。游湖之興。為之索然。客欲辭者過半矣。忽爾雲斂。雨歇。霽景澄軒。水天一色。醉雪子欣然。攜酒持觥。與各客放車湖上。皋亭臨平。參差相映。其翠如洗。遠近景物。千態萬狀。莫不呈露。豈天之默相吾人游乎。於是容與中流。隨意所適。主賓酬酢。禮度從容。或鳴琴賦詩。或雅歌投壺。極其娛樂。放乎形骸之外。而忘其爾汝焉。子既先客以醉。頽乎舟中。少焉而醒。醉雪子舉觴揖子而言曰。今日之游。無異赤壁。吾子之興。

不減坡仙山為之高水為之深矣古賦之作不可使古人專美於前也予迺躍然而起復進三爵擇

艮俯仰浩浩乎神游八極之表揮毫輒就詞謂之妙固不敢望吾宗人坡翁之萬一然託物寓興蓋亦有在也按賦長從畧其二沈東江新晴同鍾師

夏過安隱寺詩云西郊春雨歇古寺况幽期白髮悲行樂青山厭亂離泉香僧茗熟石立徑花垂不謂風塵裏悠悠共采芝丁立誠曰此詩見東江手書詩卷吳氏杭郡詩輯小傳載詩卷自跋云庚寅四月二十三日四鼓過寒山曉月映塔流屐觸船

余披衣起視，悲愴欲絕，流離之苦，大略可見。因錄
本年五言律四十四首，聊以當哭。餘體不及備書。
驚悸顫掉，筆勢倚斜，不逞觀也。以東江集檢對，三
十七首未列入集，今就錄二十首。梁紹壬兩般秋
雨盦隨筆云：是卷藏塘棲余氏，曲園先生賓萌外
集。沈東江手卷記略云：雨香金丈既切梓桑之敬，
兼深文字之緣，重付裝池。廣求掾筆云云。庚辛兩
劫，此卷存否不可知矣。此詩則吳氏所錄二十篇
中之一也。餘十九首更不可復得焉。

按庚寅為順治七年，寒山

在新市鎮，此乃德清歸安交界處。閱此流離景况，依然在目。詩人記載足備史乘如此矣。其三十七

首未列入集。殆恐觸當時忌諱。而吳氏所錄。或亦有所取舍也。雨香金氏賓萌集。謂其切桑梓之敬。當是臨平人。梁氏筆記作塘棲。似誤。其三。

陸次雲三則

陸次雲

清錢塘人。字云士。康熙召試鴻博。未過官。江陰知縣。有惠政。著有八絃。繹史。湖壩日記等。

湖墅有三勝地。西溪之梅。皋亭之桃。河渚之蘆花。河渚蘆花名曰秋雪。西溪之梅名曰香雪。則皋亭之桃。亦可名曰紅雪。曰絳雪矣。或曰。滿覺銜桂花。可名金雪。陸次雲湖壩日記安溪有東明寺。建文皇帝避跡處也。其至此地時。旭日始旦。故於寺額題曰東明寺。去邑四十里。可以潛伏。以龍混蠖。莫或識之。

自歸國後。方知為帝坟。今範其遺像。僧服而袞龍。香磴昕夕。供以伊蒲。猶弗替也。寺有牡丹一本。乃帝手植。花皆千葉。色白如銀。分其種他處。即不榮矣。越三百年如故。是老佛之靈尚在。而成祖之遺踪。已作冷風蕩盡。懷古者至此。能無興感也哉。半山即皋亭山。有娘娘廟。在山之半。神姓倪。居山下。南宋時。兀朮兵至。倪匿山中。懼不免於難。遂自盡於荒煙古木之間。時韓鄴王方拒敵。夢倪語之。以姓氏云。受上帝之憐。證神於此。詰朝當戰。願助之威。王異之。援將臨陣。有神鴉蔽天而至。鼓翼飛。

砂使敵目迷而敗。韓表其異。因加敕封。其墓即在
山隅。明季有潛欲圖為蔭地者。鋤鐮甫及。忽起鐵
蜂數百。攢啞其人而退。後嘗有白蛭起自林端。狀
如曳帛。見則農損田禾。鳴金逐之。方去。此蟬蛭之
類也。殆天地山川乖沴之氣。偶出為戾。村人謂神
之所為。夫以神之節烈忠貞。而豈為此者哉。

金鴻漸印雪軒隨筆

金鴻漸

清德清人。字劍華。嘉慶舉人。有印雪軒文
欽印雪軒隨筆。讀蘭志隨筆。

有印雪軒文

姚東石 詢于學無所不窺。而詩律尤精。癸酉春。余
作婿東湖。適孫蘭里讀書楊園。邀作文會。至晚。治

具小酌極歡而散園為文靖公祠花石之勝甲于一鎮東石有即事詩云簷花細雨故人酒草色鶯聲丞相祠余愛其以杜對杜字字雅切因和之云
細雨綠蕪游子徑夕陽古木上公祠然自問遠不能逮也

鮫琦亭集外編殘明二則

鮫琦亭集外編殘明浙東督師大蘭洞主王公翊死節時一女許嫁黃公宗義子百家年十三矣以例沒入勲貴家遂為杭州將軍部下參領所養參領憐其忠臣之女撫之如所生女亦相親依如父

及參領欲為擇配。女出不意自刎。參領大驚。葬之臨平山中。嗚呼。是真烈女子也。今此一抔土。不知猶在荒煙蔓草中否。余僑寓臨平久矣。曾與二三同志共訪之。其一

康蘭皋先生舊居在中道村。新居在緱山村。相距不數里。山明而水秀。尤多竹。綠雲扶疏。環繞左右。初到時。並聞此地俗尚勤儉。人敦古處。故緱山村新居落成。余代擬楹帖。有曰。此地有茂林修竹。臣居在讓水廉泉。又以陶公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對杜少陵祇疑淳樸處。自有一山川。自謂妙偶。

天成于此間甚切也。居久之，乃知所聞者尚是三十年前風氣。近則人情儂薄，迥非昔比矣。久矣不見鄉隣風俗之美，言老泉語為之慨然。其二

張少宰定鄉小識二則

元明以前江流浩瀚，秦望五雲之上，獅峯浮嶼，巒山水洞，以至廟山，皆臨大江，故公私憚於渡涉。往來新安七閩者，緣山陸行為多。今則自定山抵廟山沙洲鋪，漲涌成平陸，而東江渚前江面，僅濶二里餘，與對岸蕭山聞堰諸處鉅析相聞。至周家浦上沙渡口，對富陽沙兩岸，桑竹在望，人語遙答，江

狹束如溝瀆。港涸時可涸而過。且中流突起。沙渾到處暴布。不絕者如綫。惟徐村以至轉塘。江面稍濶。而對岸七條沙橫亘江中。自潭頭而下。隨江勢環曲為岸。無復古昔之洶湧矣。滄海變易。不可意測如此。

尤袤全唐詩話云。周匡物字幾本。漳州人。元和十一年。李逢吉下進士及第時。以歌詩著名。家貧。徒步應舉。至錢塘。乏僦船之資。久不得渡。乃題詩公館云云。錢塘詩曰。萬里茫茫天。整遙秦皇何事不安橋。塘江上無錢渡。又阻西陵兩信潮。郡牧見之。乃罪津吏。萬曆錢塘縣志。南出鳳山門。

抵富陽縣界為公館曰。一曰定南。正此地。至宋時
猶為士夫憇息之所。曾旼慈寧院記有來訪是山
步枯約。憇荒館。凡經日而後至之語。曾游在元豐
初。館以荒名。則已有頽圯之漸矣。其後蘇東坡游
風水洞。亦假榻於此。其詩有曰。風巖水穴舊聞名。
只隔山溪夜不行。所謂夜者。蓋宿公館時也。公館
與風水洞去約三里許。故曰只隔山溪。唐宋江沙
未漲。宦游車蓋。憚於渡江。緣陸為多。而是館當富
春驛路之衝。故弗能廢。惜潛氏郡志官寺門失載。
遂不知創始之繇。館康熙時尚設門役。魏氏錢塘志門子年

錢銀三分。遇閏加銀二。今解宇久廢。惟其地尚稱公館也。

許韻堂二則

勞季言茂才格博覽群書。湛深經術。人品亦絕高。生平不近內。不冠冠。冠則鼻出血。雖冬月亦露項。蓋純陽之體也。余家里仁橋時。與季言比隣。見其坐擁百城。終日手不釋卷。與之言。恂恂如鄙人。有所質問。必委曲相告。覺古道去人不遠也。辛酉年。避兵滄瀆。柳鬱以死。訪其著作。皆已散失。惜哉。其一。棲溪名勝。超山為最。山之麓多梅。有數百年物。余

見剝前一樹本已蠹空僅存樹皮一片負土孤撐其上一枝橫出別無旁幹狀甚奇特又數樹著花不多而橫斜之勢有類畫者皆古秀可娛去超山三四里有泰山泰山之梅不下一二千樹雖鄧尉香雪無以過也有石洞一二處皆嵌空玲瓏若鑿鬼斧中有泉者俗呼龍洞望之幽邃不可測旁有小庵後有趙清獻公摩崖字外又有丁布政石像以其地僻遊者罕到使柳州公遇之不知狂喜何似耳前年曾偕勞祇若聞杏村往遊歸而欲為之記覺其境極佳轉難著筆姑書崖略俟他日再遊

或者盡領其妙尚能文也其二

清文字獄康熙五十三年甲子舉人汪日祺

錢塘舉人汪景祺即汪日祺讀書堂西征隨筆案汪與年羹堯交好羹堯敗後在家中抄出此書謂作詩譏刺斬首示眾其子發黑龍江給披甲人為奴兄弟姪發寧古塔五服內親族俱革職

道光咸豐同治關於太平天國事及石達開日記

道光二十九年閏五月天時淫雨不數日洪水泛濫棲鎮街市寂靜店面雖開類無生意惟魚肉甚賤米價頂貴至六千外軍營分米每大小口各若

千廩儲將罄而外埠之米源源輸來市價稍平人心因之漸定然挨擠死者日有其人一月間水漸退去無如田間水滿又無禾秧致難補種故餓死者亦有之三十年夏復值大水但比之去年略為平緩米價亦頓時騰貴

咸豐六年夏天時亢旱僧道求雨一月每店戶供龍神牌日夜禮拜旱益甚魚肉不准上街至七月初鎮上市河乾斷見底衆乃歛錢開河忽一日陰雨起即大雨一次疏通快甚是冬店友許君得南京失守警信并搬眷來樓同上十年二月初六日

往蕪辦貨。十一日方到岸。南濠河口。未有湖州難
民船數十只。以致蘇人驚恐。小住數日。連接家信。
停貨促歸。即搭班輪動身。路經吳江。平望。南潯。烏
鎮。俱已罷市。廿一日抵棲船。不能到鎮。登岸一望。
店皆無市。及到家。門亦閉。到紙店。店中諸友正放
船下鋪。蓋父一見。即同到港北何宅見母。蓋十九
日上午。鎮上人如潮湧。紛紛逃生。我家當夜避於
此也。問杭垣來人。知洪軍由良渚。餘杭塘突然來。
大關人民茫然不知。致前鋒一到。無處躲避。死者
不可勝計。廿七日。攻開上城。一闢而進。惟滿營未

破居下城者幸免。至月終得蘇省援軍由下而上。三月初一到省。洪軍聞風遁。仍向山中去。鎮上漸開市。避鄉者遂還家。四、五、六月消息逼近。而生意頗佳。至七月中。信益緊。廿五日。舉家遷勾壘。勾野。廿八。遇鎮人避難者云。洪軍已到。棲縱火。不多時。見火光燭天。各處逃生者益絡繹不絕。尋微聞洪軍由新安高橋往新市而去。官軍亦無追迫者。廿九。破曉抵鎮。但見煙氛彌天。未燬諸家。土匪乘機擄搶。我家獨無恙。而紙店已成瓦礫場矣。八月初一。議租房設肆。儲鄉貨物。陸續運出。生意頗好。惟

兵勇槍船大開賭場而已。廿五六信稍安。舉家一起還鎮。十月初一日下午市上忽人聲鼎沸。東奔西竄。店中人有越櫃奔逸者。其實乃私鹽船數百艘。欲過石門界。棲鎮探船誤為槍炮船。即驚惶而轉報也。入晚稍定。花園橋北之紙店七月間燬。包以張木匠計九十元。年終完工。即遷自屋經營。

十一年二月十四日風聲忽緊。聞嘉興大營已失。石門亦甚岌岌。謠傳洪軍已到。瓜落我家連夜避鄉。嗣據探船云。昨午攻開石門。大麻博陸等地同時騷亂。三月初遂於下舍之南鄭家灣租得新屋。

二間為寓居及儲貨地。五月二十外，道路相傳，何張二帥大營潰散，鎮上止見逃勇強賒硬買，搶船攔路。廿四上燈時，人言習習，各店都準備下船。至中夜，果然信緊，家家開船。蓋五杭一帶，火光起矣。嗣聞洪軍廿五到鎮，一搶之下，幸不縱火，即由武林頭開往菱湖而去。明日仍還家照管，店亦開市。生意逐日漸旺。迨七月二十外，距去年兵劫歲將一周，而二十八間鎮上復遭兵燹，燒搶三日，仍由菱湖而去。官兵炮船聞洪軍將近，逃回省城。且有投順隨之行。洪軍既去，炮船又來鎮賣衣物，兌銀。

錢一言不合挺刃哄喝鎗匪兌鈔將次等洋錢扭
用不用即鬧事時局因之大變聞州泉已安民通
商乃乘舟至州泉向卞上每舟領照一張計錢五
百文即在鄉間清石橋祖屋暫居棲鎮人亦陸續
來三叔父尋眷至云亂時在小林之雙觀音堂遇
兵眷屬散失衣物無存棲之人被劫最慘而孀母
堂弟竟于此相遇亦奇九月初擬赴塘棲未到鎮
見火光不能開上聞洪軍猶未安民止有難民而
已臘月天大雪連日河港凍斷來往船隻不敢行
遠
壬戌正月此間未知有咸豐帝大行但稱壬戌十

二年始得塘棲消息知己安民通商三月中旬遂別清石橋徙回鄭家灣囑許友到棲覓店屋一所將劫餘紙貨整齊揀出另賣度日我與父亦不時到鎮住宅數次要拆屢託局中人出洋贖回蓋其時有軍帥師帥旅帥司馬百長等名稱軍帥沈二梅向開酒店師帥張金度則經營紙馬生意者也皆當時所謂鄉官也下舍之卡向由德清洪軍分駐冬季塘棲駐軍乘下舍兵拔館即分隊佔住并堆土城修戰備防德清軍來奪訖不果來于是大家安聚在鄉過年

新曆以三百六十年為一年無閏無月小過年禁一切祭祖見

之要拿問來春正月惟鎮上住屋屢次要拆至四
却值癸亥平平過去
處贖費不敷任其佔住名之曰打館子而已

同治三年歲次甲子鄉間惟聞有打先鋒事二月
到棲得悉上海官軍分逼蘇杭至月中下舍駐軍
忽調集塘棲當廿五日上午鎮上駐軍亦紛紛變
動傳即欲拔館等云云眾語未了市上已捉船及
人被擄者數十騷擾一晝夜次晨即開船去聞上
日午間東小河之火藥房有點香燃之者轟然一
聲瓦騰半天自炸與否不能測也後詢之往來船
隻云塘棲杭城一帶之洪軍均于二月廿七八日由

坟起岸上江西而去月底乃薙髮三月三日來鎮
已由本鎮人設棲防局對於地方善後全無實效
四月終省派仁和縣翁令蒞棲查局又詣東小河
巡視糧倉存米數千石即將布政司封条發封棲
防局旋撤改設釐捐局并放本鎮巡司倪公駐防
胡公將糧憑來文供應上省作為兵餉時槍划首
領施尚松混號施麻子者向係賭場幫首恃賭場
槍船如舊至五月初十左近忽得一信槍船佐官
軍攻克湖州功在浙師保舉下益肆意橫行各鄉
鎮仍開場聚賭塘棲亦如舊至五月初十邊忽得

一信云月初蔣藩台在湖州召集鎗划各首領赴
郡城過節施尚松等頂帽鮮明齊入轅門稟見各
人衛兵止門外不得入炮船百餘艘橫河中使鎗
划不得出未幾遞出施等人頭並脅從罔治告示

時我鎮軍帥沈二梅亦在召集之數因有助於蔣

藩台門丁微掣其衣而幸免

按沈二梅為軍帥時因拆大神殿將泥水

工毛小六綁斬尋釋回事後小六
并刀報仇遂避往江西就佐雜職

咸豐間粵匪陷金陵杭群戒嚴當局者築壘於伍
林頭拆塘石為之下塘起東敵樓至塘棲延袤四
十五里自拆石為壘而塘遂圯同治中畧次修葺

遠不如前

翼王石達開日記

二十四日太平天國龍抵杭州於江干與趙如龍

相見趙語予以侍王驕蹇狀予遂不復入城駐兵

江干而自逍遙天竺石屋間夜宿山寺中僧人與

予談經典不知予為提兵戡亂之人也汪侍王亦

僅知趙王將兵在此予令部下嚴守秘密不願與

之爭體而且葛中野服徜徉湖山甚自適也是日

滿兵與侍兵大戰於塘棲鎮互有勝負聞趙如龍

有襲而取之之意

二十五日侍王傾城出兵禦滿趙如龍即率輕騎入城據之時黃蓋忠已赴寧波遙為聲援侍王不敢戀戰乃退走蕭山諸暨趙如龍請予入主杭州予以杭州非創業地却之且言三日後即渡江至寧波將遊天台雁蕩以入武夷然後歸贛視諸守將不願久羈於此與人爭短長也予蓋惡侍王之擾亂而又不願同室操戈故決意避之他所諸將不知也

二十六日予宿西湖之雲棲寺夜月松風令人有出塵想與老僧夜話頗得憚悟寢甚遲

二十七日居石屋煙霞洞與四姑娘等品茗持齋樂而忘返僧寮下榻不知有兵革事也

四姑娘王

韓寶英有才識頗為王助

二十八日又游西溪獨宿秋雪庵夜間萬籟俱寂此心湛然即欲棄軍為僧惟入川之志未遂尚不能放下屠刀予之罪也引壺自傾且澆塊壘頽然入夢比醒已紅日滿窗矣

二十九日游滿覺隴木樨盛開天香馥郁證以前日禪語言下覺悟不自知其惺惺也

右為傅寶銓氏所錄日記中之關於杭城者凡六條

厲樊榭四則

繆荃孫重訂厲樊榭年譜 借問生詞云樊榭先

生木主舊祔武林門外黃文節公祠道光戊子正月二十八日同人移奉西溪文蘆庵先生墓故在

此譜法曲獻仙音調並用原韻煙渺南湖草迷東

墅欲妥吟魂何處先生自南湖移居東城路逐溪迴寺依雲

住騷壇舊日樽俎難大雅淪亡久輕鷗自來去漫

相顧薦寒泉萬梅花里天女伴隨手散空飛舞先生

姬人朱月上木主亦附祀焉定月下徜徉記前游微笑心許窈

窕幽棲恍披尋集內妙句待荒阡澆酒莫又清明

時雨其一

俞蔭甫春在堂隨筆

厲樊榭徵君墓在西溪法

華山之王家塢因奉粟主於交蘆庵事詳吳穀人

祭酒樊榭徵君墓田碑記道光庚寅戴文節公徐

汪兩君至庵祀徵君歸而寫為長卷山水縈紆蘿

蔦幽蔚樊榭詩所謂一曲溪流一曲煙者盡此尺

幅中矣舊藏章次白廣文梅竹山房亂後失去丁君

松生又購得之因付交蘆庵僧收藏以存古蹟時

交蘆庵亦因亂後傾圮如冠九觀察出貲修葺并

屬何子貞先生書徵君及月上姬人粟主仍奉庵

中今又得文節此卷名流韻事後先輝映足為西
溪生色矣松生以示余故紀其略也其二

繆荃孫重訂厲樊榭年譜 諸遲鞠谿樓延月補

圖題記云聖湖之陰西溪之奧勝地幽刹曰交蘆

庵庵有溪流延月圖寫厲徵君伯姬事雍正乙卯

樊榭重客茗谿鮑氏谿樓實為寓屋滿孃月上納

於中秋碧浪同舟瑤情玉色未傳圖詠久頗闕焉

逮嘉道間涑園太守訪椒墓於前小米年丈獲木

主於後祀之庵院永伴辦香會費山人丹旭安硯

東軒曾寫兩圖一畀庵僧媵藏勿替其副贈奚處

士疑谿棲後主相證墨緣當代名流偕題雅製今
具清尊集中庚申之難庵燬於火此圖亦亡邇者
舊宇新尼歲己十六年又從子子用刺史棄官將
歸屬補繪事更乞偶雲同年重書題製合袞冊子
仍付庵僧保守什襲斯蓋遠綿佳話近繼先志舉
一而兩善備矣子用復哀刻徵君全集雖其唾餘
都經手輯讀書讀畫煥然粲然吾知海客金餅增
價於樂天蘇門玉帶比珍於佛印又不第蕭寺之
清供抑亦藝苑之韻談歟故樂為補圖且拈黃鐘
商琵琶仙慢一闕用白石道人吳興紀遊韻記之

時光緒十有一年乙酉小暑日也 其三

杭州西溪由秦望山而入至高莊康熙朝高江村

宮詹士奇請駕臨幸賜竹窗二字令餘姚呂吉文

煥成繪西溪圖卷後為先文敏別業因名張莊余

於道光丙午秋重訪其地僅存七畝前後兩方塘

水竹未荒村人以養魚為業環壁三面尚留畫松

係明人筆而未具姓氏旁為交蘆盦香光書額又

山舒水緩額係眉公書東偏屋供厲樊榭山人 鶚

及姬人月上粟主蓋山人葬於是盦左近也呂卷

今歸余瞿穎山所贈

張祥河闕隴輿中偶憶編其四

明末杭州讀書社文考

明末錢塘鄭鉉、仁和沈蘭先、錢謙之，與當時杭州讀書社文考。

黃宗羲南雷續文案卷四鄭玄子先生述君諱鉉，字玄子，鄭氏，浙之錢塘人。孔肩先生之子也。崇禎間，武林有讀書社，以文章氣節相期許。如張秀如之力學，江道闇之潔淨，虞大赤仲皜之孝友，馮巖公之深沉，鄭玄子之卓犖，而前此小築社之聞子將嚴印持，亦合作其間。是時四方社事最盛，然其人物固未之或先也。

全謝山鮎埼亭集卷十三沈向華先生墓碣銘稱
沈先生諱蘭先字向華其後更名昫字朗思浙江
仁和人向來杭士有讀書社小築社登樓社皆以
詞章之學為尚先生亦與焉

厲樊榭東城讀書記載東里有報國院在慶春門
城隅舊為香林廨院天啟初重建仁和錢宮贊謙
之受益碑記云余與聞子將嚴印持諸公結社其
中即讀書社舊地是錢謙之亦當時讀書社也社員
李我存楊琪園二先生軼事

我存名之藻字振之晚號存園寄叟時人列泰西利

瑪竇於萬曆二十八年入京公與之游甚相得逾十載遂入教受洗聖名良因號涼庵居士或涼庵逸民天主教經文多出其手

著有四書宗注二十卷類宮禮樂疏十卷譯有渾蓋通憲圖說二卷圖容教義一卷乾坤體義三卷簡平儀說一卷經天該一卷名利探十卷寰有詮六卷同文算指十一卷刻有天學初函及萬國輿圖又有皇明經世文編有公集惜不全

琪園名廷筠字仲堅號鄭圃居士

志列仕蹟

亦嘗與利

瑪竇交習聞天學而未之悟萬曆三十九年因我

存入教。聖名彌額爾。號彌格子。與我存戮力救援。西士捨宅為堂。與徐文定光啟李我存。稱中國天主教三大柱石。

著有代疑篇。代疑續編。彌撒解。十誠註解。聖水紀言。天釋明辨。廣放生說。或問。同文紀。玩易微言。摘鈔六卷。易顯七卷。易總一卷。小說禮輯。四書詮讀。史評四卷。困亨錄。近仁說。體仁類編。洗心劄記。宋明學鈔。數學粹言。藏密齋筆記。汲古齋雜記。荆寒子警言等。

張鳳天目新志例說

本原 三
一前次編輯委員會鳳未能出席，僅於致歐陽箋上說此番修志時代大範圍廣，不是往日山志寺志等體所能繩比。天目雖為一小點，而其綫其面其體將遠及乎全浙西，而又關於中華國史也。在舊志體例中，合志通志，庶近似而未全是也。

一新志當以浙江省政府浙西行署為主幹，其所推行於整個浙西者，系馬路東海北諸處地，雖漸陷，究非甌脫，民猶吾民，土猶吾土，其轄遙置，不可不書。各區各縣署府，縱有遷移，借治而控制所及，不遠地，亦未可以古之僑置州郡視也。

一如上所述，則新志名稱，不與舊制對稱，而直是脫去科臼，別立門戶之謂。所以舊制項目，可以因循者少，而創制者多矣。

一新志三大時期，以整個抗戰時期為時期，前無所存，後不可再。在史家史體中，為斷代體之作法。二十六年以前事，但為補書。戰期中未結束事，懸為待書。

一天目新志所應合誌之範疇，不僅以浙西為主，本志脫稿後，將與他省江南行署、皖南行署諸紀述比觀，而得整個東戰場之史跡。

一志書體例因事地人之關係無絕對之良善標準。舊所謂良史難良志亦難者其癥結在此。皆因此三單元之出入異同。新舊常變之故。明代之武功志。朝邑志。以簡要稱於時。清代之永清志。四明志。以體例良善稱。然觀永清幾似一家私言。借編志以自立學說。抑人揚己。所見固是。而不能強人盡從。章氏三書分立之議。駑為高論。而清末修志者少有遵從。變且尤劇焉。是以專以體例繁簡論志者。猶是皮相目論之見也。

一若以天目新志比擬於通志。則近時陳衍氏所修

福建通志各志目獨立一書自成起訖眉目體段甚得然為全省通志固可為戰時之浙西方隅之志則有未可

一膠志及上海通志館期刊因時地之別異其所編纂立一新新之面目期刊雖未成書而各編目自具經緯絕無因襲舊時各志作法與英法人所編之上海史同為一近代文明史編法體新例異用具法以編上海史或可用以編他志則有難盡從之處上海通志館出版方法用期刊陸續發表可免舊時志局延不成書書成不刊之弊又除館

員采訪謬述外，徵集外界投稿，亦一新例。膠志有因襲，有創置，另立地圖為一附冊，亦一編置之善法也。天目新志應採列各種有關全浙西之圖冊。一志書中天文志之經緯度、北極出地、氣候、風向、雨量、日出入時刻及輿地志中之地質調查、海拔高度、物產志中之動植物目，今時皆有實際科學可驗可據。舊時記載不可臆信，在常時儘可延請專家假時日以為之。今天目新志以記載戰事鬥爭史料為職志，上開諸項為優遊暇豫之事，正不妨以此讓之後來之山南山北各縣之新志。

一章實齋執諸子皆出於王官之說地志尤為方史之掌以政教兵刑總為一地方之掌故而三書分立之議主獨立成掌故一書永清縣志中以舊縣志之六房分列為吏書戶書禮書兵書刑書工書等六書其言曰史家書志體古人官禮之道也修天目新志自是以此時此地戰爭掌故為第一要事諸皆可得平時地方長老文學大人雍容為之然如記戰時之掌故而猶必拘泥六官六房六書之目不知國家制度省府科屬屢屢因時變更而謂古制古名之適於新制雖起章氏而詢之知不可也

一新志之大要，在乎記載此抗戰大時期之掌故，此意也。固猶是章氏三書獨立之卓見，而名目不可固執，祇宜求現時代現有之名稱，如政治、教育、經濟、黨務、文化、社會等通稱，而各為之志，亦從周從衆意也。

一志書項目，由明初而至清末，並漸由簡而繁，一門類中，由項目而子目，頗合近代學術體系編著之例。彼用文明史體編著地方志書者，其優處在能攝取記事本末體之長，其壞處在綱不舉而目不長也。倘若兼攝二者之長，新志行文，宜備本文附

注二項以彌縫其缺。本文字大，附注事小，低二格騰寫，其來源供給、文籍出處，照舊例注明，以備徵信。圖表例左圖右史，旁行斜上，著者胥知其作用之弘大，而迄未充分利用，茲可分別言之。

(一) 古稱旁行斜上者為圖，由今視之，則表也，非圖也。史記之表，是其例也。後世圖經，如山海圖經、異魚圖經、贊前者不可得而見，後者著作稍後，猶品物圖考，而謬襲圖經之名耳。唐人沙洲圖經，出燉煌石室，首例輿圖，略著方位，粗確不當於今時。金石拓本有禹貢圖，為中國地圖之權輿，清編統一志。

大內所藏全國圖始注力經緯圖之推測章實齋
衷其理以開方圖相表章自後編志者群以每方
百里繪以成圖然永清志諸圖繪事拙劣實不足
以副章氏之議近時姚纂上海縣志識者是之說
另詳後條

(二) 古稱圖表無異如前述茲專以表格言之史記旁
行斜上之文學者謂為出自三代之舊史遷用之
藉以經緯古事著為成典史家承之學者便之然
為文人所蔑視故歷世而不彰迨漁仲通志張皇
補苴始為揚顯今之非者因時利用誠以表列數

字以一字加之。效等於累言千百。一表之製。工倍於諷籀經時。今之製表。日新月異。有眉目。款項。綱要。附記。力勝於古人多矣。總之圖表二事。今勝於古。一上言姚纂上海縣志。首列諸圖。出姚明暉氏手。其作圖藝術。雖遠不及今時專家之製。然氏以講地理學著於時。其見解加人一等。能善體章實齋之意。所列黃浦圖。近源遠源。不限於上海一隅。而能遠溯三泖以上。又其繪分區圖。尤能繪及本區域以外之水道通路。此不僅為地志所應宗。亦今時繪地圖者所宜取法也。氏又於圖上加紅綫二色。

套印亦為新例。日本製小地圖於圖例之外復著網領圖於邊角。另為編例字號誠能得製圖之體。要使讀者神遊其內。知所處環境之若何。可以免舊日書生出門不辨方向之誚。

一新志總圖當為浙西全圖。其山脉不多。水道為要。山脉能愈詳愈佳。等高綫之中圈備注海拔高度。水道通路宜分單綫雙綫。以示舟筏之所至。其取材可用前浙江陸軍測量局已成之圖為藍本。加齊召南水道提綱。水利局及前官書局所調製諸圖藉為參攷。

一地圖及軍事志中之遞步哨。情報網。經濟志中之驛運通路。為戰時體制固宜及時采錄。鳳治東南史地。備為考古之用。蓋嘗見前代經制湮沒於近世志家之手者不少。秦漢隋唐之東南建置。非不可言。而諸志家囿於學識。所見不及。即以明初東南防務言之。明太祖起自濠泗。定都南京。江浙之江防湖防海防。實曾盡力經營。今時所遺墩堡遺址。猶可實地踏勘。其制實與舊烟墩制。今遞步哨無異。視察其建築工程。頗為浩大。平地建墩。山地築壘。系以邊牆。鳳嘗於考古之時。身登其上。親入

其中一覽前代之遺規而知朱明防務之嚴密也。但清代之修志者漫焉不察，僅采擇齊東野語而備數，具列為某某墩，而不明當時之實用焉。例如上海附近及金山衛之游擊墩，此固以軍制官名而為名者，而俗誤為野雞墩、虞姬墩，而又誤為小娘墳，亦誤為小官墩、篠官墩，以此糾纏愈傳愈誤。俗語丹清不可究詰，遂有淺人從事考古，謬指為此皆先史坵墟、先民宅居，騰為言說，著為文字，混亂史實不淺。不知江湖聯防通盤籌劃，彼此互見，事同一例。修志者局於村壠之見，不出百里之外。

其蔽也愚而夸誕者指為皇古遺跡從事鋪張其蔽也妄顧炎武邁代作者意識深遠猶見及此其所著天下郡圖利病書知軍國之制不可不書故於書中備列當時軍制墩制確見大概是其疏也今修新志當備列軍運哨站以為考

一風景圖古蹟圖及隨宜遊覽之圖無闕典要不列首圖編為插圖及附圖可也

一禪源寺未燬以前宜列為一圖此非僅洛陽宮殿之圖珈藍之記徒事鋪張而已也行著所在部居攸厠亦可借作建置觀也章實齋謂城邑衙廨壇

壇寺廟典章制度社稷人民所由重此宗其意忠烈寺詳圖尤當具備

一舊制體例禮樂制詳籩豆之文具拜跪之儀今忠烈祠祀典祭文須自國府粗著大略其儀文節目在儀禮家則謂存之有司然禮有今古制有時宜此宜遵照功令仿查通制詳為起立規模著於志典以備將來各地采行亦儀禮者應有事也又民間禮樂舊例入風俗一門今時修志可另為考查或有明清會典之遺則其宜其否應具史筆略有闡明亦為研覈風俗學者所務雖不必如杜佑通典

折衷己意。列為專書。而步在野。告朔犧羊。可有焉。
一軍事門。犬牙交互。要害相錯。在此戰期中。尤為顯
著事實。而非紙上空談。及今不錄。後代無聞。實齋
永清志例。謂方志之載兵事。與吏部兵制不同。府
州縣界劃分為治。而軍例營伍之制。互為犬牙之
錯。比疆界之不齊者也。今新志非一縣之方志。其
範圍略廣。非全省通志。其節制尚遠。上有戰區長
官。旁有鄰者行署。駐軍防午。日夕移徙。若必拘泥
章氏之義。則事故變忽。稍縱即逝。宜擇其可記者
記之。

一地理志中沿革目下能詳古城古址之厓略最為得體城北廢棄實為沿革興廢之有憑而直接史料所謂第一等材料者近是非若古物古蹟之關係較小近李秦榮著方志學他無所長獨於考古興趣言之娓娓矜為創見實則編制要事重在取材得體考古另為一事牛刀小試不必盡託地志而修志所在既有古遺址之發現則著而列之乃為修纂之能事不必盡責執筆者都去負杖登塚以錐指地也古器之獲尤為希罕彙而銜比有關國史民族則又非僅方隅區區之史也古趾防忌

破壞古器非金寶可比。史跡是重。出土後貴存原
地。勿搗帶出境。翻置移易。勿販賣炫奇。私人窩藏。
致有擾亂史跡之慮。則又執筆所宜勸告致意也。
一方志人物門。最為秉筆者所畏。經慮上海通志館
期刊。但疏經緯大論。不記譜牒細行。其意若欲責
他人。以另為先賢傳。耆宿傳等著作。在著作例固
可。奈非邦人責望之意。似宜斟酌為之。官師忠烈
義行烈女。寓賢等。可表可傳。須得本地人士并力
為之。庶乎有濟。天目書院抗戰人民義行。已勒為
專書。其他畸人環跡。擇尤登載。固可具書。

一前言明季倭竄擾史跡類各州縣志之大事記寇難記兵事記等記錄至今猶得理董追述然總惜其疏漏不詳今若預為之計自二十六年上海戰起金山失守寇兵來路竄擾先後焚燒月日大小役數據點遠近兵數多寡及我軍分佈隊伍番號兩方形格勢禁相持四五年不僅恃文字以記載尤須賴圖表以補充此而不記將成放佚此今時及稍後修浙西諸縣志者之大責也新志應為建立規模俾有資仿是所謂務其大者遠者即軍事與勝利第一意也

一記事曷謂記其時地人之湊合也時地人相湊合即為之事故記事要務首宜於時地人之翔實時不明則事無本末地不明則事即模糊人不明則事不徵實史家作文不忌縱橫馳騁以添生趣若一失時地人三單元之憑依即淪為裨官野乘不足披覽近人林紓氏評論韓柳文字述及左氏筆法謂左氏叙事每事開端總以時年月日人名或地名為始誠然叙事以三單位為綱要得其要則辭不泛設意有所統放之能準按之能實左氏所以為古之善史夫亦以叙述得當也宗此大法為叙

記然為志表然。史家麗事以徵實為尚，不比文藝家言有藏頭躲尾，倒置比喻以為之。史家作文惟恐三者之不明顯，文家作文又恐其明顯，此其異也。

一、建置門：在尋常志書圖志具備，衙置倉廩學校祀祠，列為之圖，始為立志，俱有成格，可按而記焉。今行署借治禪寺，寺中屋宇若能追記詳悉，則其政教設施從之而出，古象魏之法，雖不傳於今，而明堂之意，可借地以觀。忠烈祠、魏我新宇、橋門、墓道、月台、石砌，皆有設置，原圖可按，而幹訓團、武肅學校、聚訓堂、考廬等，方興未艾。禪源寺被燬翌日，即

有復興之計議。此在山建置之可特書者。其他專署縣府。如紀念堂、大成殿之葺選。亦可遙記。茲因戰時特例。有尋常志書所不及者。敵我對峙。天目為前綫。路東各地。有陷敵後。敵以侵畧而摧燬。我以抗戰而興建。興建之處。固宜有志。而摧燬之跡。則可分記。明季倭寇竄擾。東南寇跡所至。今時南京國學圖書館長柳君。猶能在各志中董理而為之記。今時嘉興新篁里某君。已將新篁里諸宅地之被燬者。付之韻語。藉誌憤慨。各被燬痕跡。血花累累。與我方建置。適相反對。此非特足以志永世。

之仇恨亦欲懸以檢討戰後之規復誠能於建置後附寇敵摧毀之故實城鎮村鄉分東西南北數區涯略記之標為新志之今例亦以備他志大事記稽考轟炸焚燬詳記其事也亦明恥教戰之意亦所謂反侵略意也

一新志本文大字一以通行簡覈文言為主附件不妨從寬語體公牘盡可披載本文意存撰著附件事重傳述本文疏載大體附錄徵引事實非特公牘語文隨宜充補即歌謠里諺詩文小品亦可借為注脚文家覽其本文史家重其附件亦疏道知

遠之方也。

一近人方志考稿。隨讀一志。條舉優劣。無一志盡優。亦無一志盡劣。此基於前論時地人三單元之干係。非全是執筆之過。而執筆者應以寡過為勵。寡過之方。史家垂誠。前籍已多。要而言之。不涉主觀。純任客觀。方為得旨。而得體。其次也。客觀之要。則在執筆者設身不為今人。不預個中事。托身百十年前。著眼在百十年後。人書我讀。時見疵累。我書人讀。不免詆諆。無我無人。始可置信。他若曲筆諛墓。在所應辭。

右粗畧例說無闕宏旨意在拋磚引玉折芥引針燈下書此借供在會諸公蒐討至於狂惑之責分所引得實難辭也

翟灝艮山襟志

翟灝

清仁和人字大川后字靖江乾隆進士官至金華教授有湖山便覽通俗編等

繭橋藥品之專著者牛膝千金草生仁和繭橋蛇床子生繭橋旁地白石皆見潛說友臨安志地黃仁和繭橋白石種白芷繭橋生皆見吳自牧夢梁錄麥門冬筧橋所產為佳見趙士麟省志元參出筧橋者勝見馬如龍府志鹽消出仁和東十里有

通透光明者。藥中用之為元明粉。見姚寬西溪叢話。又唐書地理志。杭州貢乾薑、木瓜。太平寰宇記云。杭州出蜜與乾地黄。皆歲貢。韓保昇本草重註云。今黃連與秦皮出杭州者佳。李時珍本草綱目云。大戟以杭州紫大戟為最。陳善杭州志云。枸杞子、大麻子、旋覆子。產仁和最多。且及遠。沈朝宣仁和縣志。明代土貢有紫苑十斤、吳茱萸二十斤、甜葶藶十八斤、續隨子、蘿蔔子、草決明各五十斤。凡是諸品悉產自蘭橋左近。為多。外若元胡、藁本、益母草、車前、半夏、香附、枯萋、薄荷、青蒿、紫蘇、象貝、枳

實桑皮之屬不在道地列者更數十品垣陰圃隙勤於種溉者落其餘利歲亦不貲卉織之產則惟麻布有名旁郡悉取給於此趙氏縣志謂縣布多出苧橋蓋傳誤

蘿蔔多產苧橋有紅黃諸種仁和縣志

七修類彙載王蔭伯景隆八發內云果則蘇州之核蔬則槌橋之筍自注云槌橋之筍蘿蕨也

杭州府志繭橋一作苧橋按橋左右並未有苧明成化府志尚稱繭橋自嘉靖縣志以下並訛為苧矣即氏類稿又作槌橋俱但以音發之不足據也今

俚俗以茱萸為繭橋人參燭豆為繭橋瓜子與王
蔭伯之槌橋筍同

杭城辛酉紀事詩注

張蔭渠吳淦

署錢塘縣事袁忠清初為袁侍郎甲三營勇目黃緣
保舉得六品藍翎犯令懼罪竄張侍郎希營偽報六
品藍翎縣丞袁江西人張侍郎任江西巡撫時賊逼
省城豫章人竭力勦守重豫章人因而重裳委袁製
造局幫辦軍裝嗣以竄國之捷擬保袁知縣袁懼偏
求同寅倒填年月補捐縣丞以故得保知縣黃灣之
捷保舉花翎復加捐同知銜分發浙江黃緣署藩司

麟蕉園趾委署錢塘縣事。任事日，殘酷自任，道路以目，城陷從賊。受偽錢塘監事職，持偽令江干封船。見城外難民中婦女有姿色者，輒挈之歸。竄至上海縣時，尚帶六七人，不知何往矣。無有人擒而治之，任其遠颺，惜哉。

張景祁韵梅武林樂府注

署錢塘縣令袁忠清，暨前署仁和縣令李作梅。職

志無李名為賊監軍，仍領仁錢二邑。紅巾繡履，輿馬出

入，意氣甚盛。林福祥亦降於賊。事平之日，伏法衢州。

高望曾穉顏辛酉紀事詩注

兵勇以借糧為名沿門劫掠官不能禁路斃者羣相
鬻割剗其腸攜賣他處口稱牛腸

絕糧月餘有撈取浮萍用醬煮賣者

飢民久不得食瘦如柴立面黃睛陷噉然一息行步
不前岌岌有立斃之勢

張蔭榘吳淦詩注